

# 山水情

浩然 著



## 山 水 情

浩 然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  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4 3/4 插页2 字数305,000  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150,000

---

书号: 10151·514 定价: 1.08元

### 内 容 提 要

《山水情》(又名:《男婚女嫁》)是作者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部新作。

作品写的是:一个所谓有着“地主出身”尾巴的青年罗小山,为了摆脱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强加给他的精神枷锁,寻求新的生活,舍却后爹,搬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居住。

谁知,到了那里,仍未能摆脱困境,使他又经历了种种苦难和折磨;但经过曲折的斗争,那些极左路线的卫道者,终未能破坏了他和他的情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纯真的爱情。

# 上 卷





# 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

——古老的民间俗语

## 第一章

天上如果真有神仙，他站在高高的云端里朝尘世间望一眼，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样一幅情景：绵绵的燕山丛岭之中，有一条金线般的羊肠小道，小道上蠕动着一个蚂蚁似的人。这个人，从一座扇形的峰峦那边，奔到银链似的河流这边，还在不停歇地向着前面。他那攀登跨越的劲头，不怕路途奇险的韧性，连神仙也得感动吧？

他是个男子汉，来到这个大千世界整整二十五年了。他从落生到如今，没有挨过冻饿，更没有挨过皮鞭和棍棒的抽打，所以，发育得很结实。他肩负着一个花梨子木的背架，架上横绑着一个行李卷儿，揀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帆布旅行包和一捆子书籍，顶端还扣着一口小锅。如若拉一头骆驼来，也不见得能比他驮得更多了。

他走出窄狭的山口，在一棵歪脖子榆树下边收住脚步。他的面前是波光闪烁的潮河。河水从远远的长城外边冲过来，到这儿拐个弯儿，留下一片肥沃的河滩地。滩边缓缓隆

起，形成高岗，那儿是一层层青砖灰瓦的房屋和一道道用石块垒成各种图案的院墙。

小伙子用手抹去脸上的汗水，呼了一口气，把肩头上的背架朝上颠了颠；几乎是迈着一种庄严的步子，走过草桥，穿过刚刚钻出小苗苗的土地，来到村口上。

村口有一棵两搂多粗的古槐树，树杈上吊着一口铸着符咒的铁钟，树旁紧挨着一个大院落，院门边的一堵墙上，抹着一块菜板那么大的白灰，灰上用红颜料工工整整地写着一行大字：雁落滩大队革命委员会。

小伙子站在这个大队部的门口，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变得紧张起来。他好象一个被人捕捉的逃犯那样，朝左边看一眼，又朝右边看一眼，而后试试探探地进了大门；只走出三步，就仿佛再也没有力气抬动腿脚，两眼发怵地盯着北屋的门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合适。

一排北屋，青砖到顶，既结实，又高大；那明装箱的窗户，上半截子糊着纸，下半截儿安着玻璃。窗前有一棵胳膊粗的桃树，枝头上开着一嘟噜一串串的红花，树根下落满了花瓣儿；因为格外宁静，连那采蜜的小蜜蜂“嗡嗡”的叫声，都能够听得见。

小伙子愣了片刻，终于鼓了鼓勇气，嘴唇张了几次，才发出很低的声音：“哪位领导在办公室呀？”

他这样呼唤两遍没有人回答，就不好意思再叫了。他想，反正队部是干部们常来常往的地方，等一下就会碰见人。他转着身子四下看看，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暂时把背架放一放的地方，索性又往肩上颠一下，背着重载在原地等候了。

小伙子如果提高点声音再喊一遍，或是凑到正当中那间办公室门外，朝里看一眼，就会发现：这儿是有人的，而且是雁落滩一位重要的人——党支部书记康守荣。

这个五十多岁的高大汉子，虽然瘦骨棱棱，却显得很结实。他坐在一张粗糙的三屉桌跟前，满是墨水点子和被烟火烧坏痕迹的桌面上，摊着四个生产队的劳动力花名册。他板着脸孔，皱着眉头，眼睛里充满不耐烦的神气；带着厚茧的手指头，翻动着册子上的纸片子，心里边苦苦地琢磨着。不论是谁，这会儿来找康守荣都不是个合适的时辰：支部书记遇上了为难的问题，没有找到个解决的办法，正在发愁。

雁落滩大队的地盘虽然也属于深山区，只因它座落在一条山川里，傍着潮河，临着公路，所以显得特别平坦、格外开阔。它跟山沟沟里的小村子比较起来，有三多：耕地多，聪明人多，在山外边的城市里做事的、当工人和上学念书的多。不要说军队征兵那样严格挑选，也不要说工厂招工那样高的条件，就算公社找个广播员，也得到雁落滩这类的平川大村来，决不会钻沟越涧地奔山旮旯去。据说，山沟沟里的水脉硬，吃那种水长大的人性子直，心眼儿少，舌头根子不灵便，说出话来听着不柔和。雁落滩这“三多”，使得生长在这儿的人很自豪，一般人家日子过得很富足；可是也给他们带来“一少”，就是真正一个顶一个在队里干活儿的劳动力少。这“一少”，不光累坏了社员，也难为了当家的队干部，他们几乎天天都为人手不够发愁和争吵。前半个月雁落滩就收到通知，县农林局要在这个队搞个迅速发展苹果园的试点。雁落滩的地方现成，树苗也不缺，就是凑不够一个象点样

子、有点阵势的林业队。昨晚上召开生产队队长联席会，做了半夜工作，谁也不肯往外拨人。林业队不成立，光靠几个管树木的老头子，很难开展活动；到时候，上边派下人来一检查，当第一把手的支部书记可怎么交待呀！

康守荣东想西想没有咒儿念，反倒弄得头晕脑胀，就叹口气，把花名册子擦起来，推到桌子角上；随后站起身，拉开独扇门，一步跨到院子里。当他发现站在院子中央那个小伙子，就依然板着脸孔、心不在焉地问道：“你找谁呀？”

小伙子见碰到了人，眉眼里立刻露出高兴的模样，朝前边移动着脚步，回答说：“我有个重要事儿，要找康大叔，就是那位老劳模，还是支部书记吧？”

康守荣把小伙子上下打量一遍，好象有几分面熟，一时又想不起是谁：“你……”

小伙子倒先认出他来，不由得咧开嘴巴笑了，大声地说：“就是您哪，康大叔？”

“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清泉沟。您忘了，半个月前，县里搞的那座潮河大闸完工那天，我搭您的大胶轮车回来，从雁落滩钻山奔的家。那天，我还扰过您一顿饭哪……”

支部书记康守荣听了小伙子这番话，影影绰绰地想起来了：“噢，是你呀！……我把你的名字给忘了。”

“我姓罗，叫小山。”

“噢，罗小山。快把背着的东西放下歇歇。好家伙，你真是个大力士呀！”

康守荣奔过来帮扶着，让罗小山把背架从肩上放下，靠在小桃树上。

树枝被触动，粉红色的花瓣儿，象雪片一样急落下来，沾在小伙子那乌黑、淌汗的头顶上，也沾在他那让背架勒出紫红血印儿的宽肩膀上。这种自然地点缀，就越发给他增加了年轻力壮的色调。

支书还没有弄明白，这个跟他曾经见过一面的年轻人，如今带着行李儿和锅灶来这儿干什么。

罗小山把半路上脱掉的布褂子重又穿上，一边系着钮扣，一边仍然带着一种紧张、疑虑的神态问康守荣：“上回，我跟您提的那桩事儿，你们领导上研究过了吧？”

“唉，一天到晚地对付杂事儿，把我忙得脚丫子朝天，总不免丢三拉四的。你跟我提的是啥事呀？”

“就是我要搬到雁落滩落户的那件事儿……”

这句话提醒了康守荣，使他又一次把忘在脖子后边的事儿给想起来了；可是他睁大两只奇异的眼睛说：“哎呀呀，当时我还当是你说笑话哪，原来是真的？”

罗小山连忙解释：“这么关系重要的事儿，我哪能闹着玩呢！”

康守荣得到这样的回答，依旧有点疑惑地叮问：“你们队里的头儿们，肯放你搬下来吗？”

罗小山赶忙把一只粗大的手塞进衣裳兜里，掏出一张叠成三角形的纸，挺恭敬地递了过去。

康守荣立即把纸打开，挤着有点老花的眼睛一看，只见上边写着这样几行字：

雁落滩 大队负责同志：  
山河口

兹有我队社员罗小山，申请迁移你队，经队革命委员会讨论，一致通过，特此证明。

该社员二十五岁，贫农成份，初中文化程度。其户口待得到回信之后由公社转上。

此致

敬礼

清泉沟大队革委会

×月×日

康守荣把这封介绍信反复看了两三遍，特别仔细地看了看盖在下边那个鲜红的公章，心里边寻思一下。等到面前这个小伙子被他完全相信之后，又指出一个疑点：“这信的抬头上，怎么还有个山河口呢？”

罗小山回答说：“在工地上，除了您，我还认识了山河口大队的主任，我也跟他提过这个要求，他当时就答应了；如果您这儿不收留我，我再奔山河口，就不用再返回清泉沟另换信了……”

康守荣笑了一笑，说：“我既然亲口答应了你，怎么能够把你推出去呢？虽说这件事儿还没有经队革委会讨论通过，可是，估摸着，我觉着合适的事儿，还不至于有人硬要驳我的面子。你在屋里等等，我去找个能点头主事的老同志商量商量，听听他的口气就算定了。”

罗小山说：“我就在这儿蹲会儿吧。您可要早点儿回

来，给我个准话……”

康守荣使劲儿一摆手：“你还打算这个门口关上了，去投奔山河口哪？快把这主意收回去吧。我敢保证，雁落滩就是你的家啦！”

罗小山见康守荣手捏着介绍信走出院子，脸上立刻露出一一种悬心落地的笑模样。

## 第二章

支部书记康守荣正为缺劳动力发愁，忽然间从清泉沟跑来一个棒小伙子，这叫他该有多满意呀！

他兴冲冲地出了队部门口，差点儿跟一个正要往里走的女人撞个满怀；定神儿一看，原来是他的老伴秀云妈。

老伴比他大八岁，他曾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女婿。成亲那会儿，他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孩子，媳妇就十八大九了；夫妻间一直不和睦，等他过了四十岁以后，才渐渐地丢下了吵架动武的老营生。老伴的个头比他矮好多，脾气秉性没有他那么灵活，脸上透露着长期依赖别人过日子、自己不动脑筋的那种憨傻气。同时，他的行动坐卧里，还掺上了一点儿女人家到了晚年而心满意足、无忧无虑的那种麻木神态。这会儿她遇见了扎手的事儿，倒有几分着急的样儿冲着男人说：

“快去找兽医吧！”

“猪又病了？”

“它昨晚上就不爱吃食。我刚才另给熬一锅，多加了料面子，它闻都不闻，老是扎窝子，呼呼地喘。”

“下乡的那位兽医，昨天就回公社开会去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这可咋办？从鞋底子那么丁点儿，我就一瓢子一瓢子地喂它，如今喂到一百多斤了，伸腿儿一死，可真坑死人啦！你快到公社跑一趟，把那兽医找回来不行吗？”

“我有件急事儿得马上办，让文炳去吧。”

“你呀，真糊涂了。文炳咋个不是到县里学习去了吗？秀云这会儿又没放学，咱家闹了空城计，你让我扭到公社去呀？”

康守荣不肯跟老伴纠缠下去，依旧绷着面孔，朝村东口走去。

老伴对他这样的态度很不满意，可是又不敢发泄。在他们家的大门里边，老伴要是唠叨几句不得体的话，康守荣还能够看在已经长大了的儿女面上，不对她瞪眼和训斥，如果在街头，老伴说出的话让康守荣觉得不入耳朵，他可敢耍威风哪！

康守荣朝前走出几步，忽又停住，扭过头来说：“哎，你去给兽医打个电话吧……”

老伴象挨了一巴掌似地倒退一步：“你可真能赶着鸭子上架。我会打电话？”

“你到办公室里，先摇电话机上那把儿，再摘下话筒，贴在耳朵上；等那边有人搭话，你就说请接生产组；再有人搭声，你说找兽医，兽医搭了腔，你对他讲：我请他马上回村一趟。听明白了吧？”

老伴怪不好意思地苦笑一下。今天男人的态度格外和气，对事情的交待也够详细了，可是她不仅没有听明白，反而更加发怵，就说：“既然一摇那电话，那边就有人搭腔，

你替我摇一下不行吗？”

“这会儿电话正忙，我哪有工夫摇它去！”

老伴见男人说完这句话就走了，想叫，想追，结果她既没张口，也没迈腿。

康守荣出村往东走，过了小草桥，爬上一个慢坡。他从那棵歪脖子榆树旁边往北拐，又弯进一个沟豁口，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罗圈椅似的山兜。一层层梯田，转着弯儿缓缓升起。那上边长着各种不值钱的桑、椿、榆、杨等等柴树，还长着一些不用人工抚育就能成长的毛桃、山杏、大柿子这类普通的果木树。唯有朝着阳面、又靠着沟底下的几层梯田上，长着一些经过修剪、干上刷了白灰的苹果树。

搞“四清”运动那一年，工作队出面组织、县农林局出钱支援，在沿潮河这几个山区大队里，各自开辟了一个苹果园。可惜，没过几年，那些苹果树苗就死的死、疯的疯，加上人糟踏、牲口啃，再也见不着影子了。唯有雁落滩大队，不仅保住了原来开辟的苹果园，还渐渐地有一点儿扩大。这是因为在“四清”中下台的老支部书记，对它发生了兴致，自动要求管理起山场林木——用他的话说，新班子成立了，自己在村里碍手碍脚的，不如猫在山沟沟里，干点儿能够见实效的事儿，彼此都方便。他带着一块儿下台的会计和一个生产队的老队长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钻山入林，很少在村子里露面；就连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打乱仗、闹派性，都没有干扰到他们那种特殊安静的劳动生活。几年的工夫，他们用劳动保护和发展的这个苹果园。那一次公社的赵主任来雁落滩贯彻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指示，带着刚刚大联合的两派头头

和社员到山村里参观，好多人被这料想不到的场景吓一大跳，当是这生气勃勃的苹果园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！只有康守荣不会有这种感觉。那一年，他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被各群众组织轮番揪斗，实在忍受不了那种精神和皮肉痛苦的时候，曾经躲在果树园里；等到成立大队革委会，把他作为老干部代表结合进去以后，他也曾不断偷偷地跑到果树园子里，朝他的前任老支书求教办法。因此，唯有他最清楚：几个老同志，在这片树木上花了多少心血！

他走进沟豁口，直奔苗圃。

苗圃在朝阳的一块平地上。远远看去，那些还没有长出叶芽儿的小树苗子，密密麻麻地挤在湿润的畦子里，就象一个挨一个卧着的大刺猬。苗圃的右端，有两间门冲沟豁口的小土屋，那上边残留着经过一冬风吹雪压的痕迹；冷眼看一下，会使人联想到裹着光板山羊皮袄、喝醉了酒的车把式。苗圃的左端，有一眼用石头垒的水井，井上架着一个老式的水车，水车上套着一头小毛驴。一个脊背有点驼的老头子，一手挥动着一条柳枝儿，轰赶着那头总想耍滑偷懒的毛驴，一手拄着铁锹，准备堵挡随时要往垄沟外边跑的清泉水。

康守荣在很远的地方就朝老头子喊：“老万叔，过来说个事儿！”

这声音没有被老头子听见，却惊动了——一个钻在苗圃里忙活的青年。他直起腰，向远处的人察看着；当他认出那个人是支部书记康守荣之后，脸上流露出十分喜悦的神色，赶紧用两手分着拦路绊腿的枝条，走出苗圃，迎上前去。

康守荣一边朝年轻人跟前移动脚步，一边观察着他，同时心里揣测他的身份、来意，琢磨怎么跟他打招呼。康守荣从年轻人那黑黑的分头，白白的面皮，度数不算太浅的近视眼镜来断定，他是上边派下来写材料的人，不是报社的编辑或记者，就是县革委会写作班子里的笔杆子。这类人来到雁落滩，康守荣有一种又喜欢他们，又害怕他们的矛盾心理。喜欢的是：有他们那支普通而不普通的钢笔一转动，雁落滩干出的成绩就能传扬出去，就可以出名；出了名以后，县委和公社党委对雁落滩就会另眼看待，伸手要点什么支援，那就顺利得多。同时，社员们看到报纸、听到广播，就会受到鼓舞，就会使雁落滩的人特别强烈的荣誉感得到满足；干部们再指挥他们的时候，就能更加理直气壮些，就有了要求他们服从指挥的资本和借口。康守荣这几年对“笔杆子”害怕，也有两点原由：一是怕他们抓住他这个支部书记以后，又得被摁在屋里几天几夜，象挤牙膏那样让他吐数目字、吐经验、吐各种五花八门的例子；二是怕他们写的材料一发表、一广播、一打印之后，总觉得有些地方被他们夸张得玄乎一些，使得康守荣这个正派人神经紧张、良心上不安。因此，康守荣对待这些人的基本态度是：他们没来的时候，不想不盼，更不去主动送信邀请；他们来了呢，就得当做上级领导的代表，给予恰如其分地热情欢迎。于是，等到年轻人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使用起当今时兴的礼法——伸出手，跟那年轻人的手使劲儿握了一下，问道：

“同志，从哪来呀？”

那个有点驼背的老头子——林业队长万耕田朝这边走过